

體育媒體要支持

源於奧運 李漢源

體育傳媒工作者泛指從事新聞界但以報道體育新聞為主的人，主要包括體育記者、報章雜誌編輯、電視信號製作人等，他們多數接受過新聞教育，或因對體育有極大熱情而投身此行，筆者兩者皆是，亦由於本身熱愛體育而能夠「寓工作於娛樂」，就大半輩子都在此界別享受工作。

早期香港報業蓬勃，加上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本地足球盛極一時，體育記者大多集中報道足球賽事，分析文章深入細緻；其他項目則無論賽事水準及大眾關注度都較低，報道便相對稀少。八十年代足球蓬勃之盛況更令媒體人可以有能力轉任足球隊領隊（如精工、寶路華），足見當時媒體人對體育的專業認知，至於足球評述員則以退役球員為主，是一個香港足球事業曾經十分光輝的年代。

若對體育缺乏興趣，從事體育傳媒工作確實枯燥難耐，難以深入理解賽事，更遑論為觀眾或讀者帶來有價值的報道。七八十年代，每逢足球賽事，球場門口總有印有兩隊球員相片及個人資料的報紙熱賣，球迷爭相搶購，氣氛熱烈。每星期六出版的《星島體育》更以數萬字篇幅，回顧過去一周香港足球消息並前瞻未來賽事，讓讀者細細品味，堪稱經典。但如今媒體平台爆炸，傳統報道已非唯一方式，雖然讀者分散，但換句話說亦有更多渠道能觸及讀者，體育

傳媒更應不斷更新自己，用不同方式去肩負推動體育熱潮的重任。

當然體育報道中最重要的元素便是賽事本身，但奧運會若無媒體轉播報道，也會淪為小眾活動，難以引起全民關注，所以體育傳媒的角色對於推動體育盛事至關重要。今屆米蘭冬奧，香港無電視台購買版權轉播，全球92國及地區、2,900名運動員參賽（包括香港史上首次4位代表），更有香港運動員闖入決賽獲第七名，但卻因缺乏直播而錯失全城支持的機會，事後僅剩零星消息，與前屆奧運氣氛大相逕庭。當全球高唱「支持體育發展」時，若無媒體配合，一切皆為空談。

近年香港經濟壓力下，傳媒對體育報道明顯削減，部分節目更被取消。其實體育節目不僅具宣傳效應，更能推廣體育文化、凝聚民眾向心力。香港賽馬會已連續舉辦13屆青少年體育記者計劃，培養逾百名從業新人；浸會大學亦設體育媒體及公關課程。期待這批新生代媒體人加入業界，注入新活力，讓香港體育傳媒重新發光發亮，為體育文化注入更強動力。



●香港賽馬會青少年體育記者計劃上課情況。 作者供圖

換電動車失誘因

方寸不亂 方芳

很多人以為，政府為減排節能，電動車首次登記稅寬減包括「一換一」計劃會延長，殊不知期滿就停，不再繼續。市民若換車，需在瞬間決定是否趕搭「尾班車」。

正在使用七座位燃油車的朋友，因為政府有此優惠計劃，動了換電動車的念頭，既可以慳回不少燃油費，且五座位車因寬減優惠省下十多萬港元後，價錢更是相當吸引；然而，換車也要面對很多問題，比方慣用七座位車，換車目標就是七座位電動車，車價則是另一個級數，若要遷就價錢改換五座位車，需要從長計議。左想右想，按兵不動，錯失了換車的「稅寬」時間。

換車不成，有沒有失落呢？朋友說，反正是「被優惠」推動下消費，並非汽車具吸引力，未有下決心，就是沒有準備好，急換不如不換。換車是一個家庭的重要決定，除了車價，也要看車主心水，外形、顏色和細節都要考慮，為優惠而趕搭「尾班車」，雖然車行積極配合，其實存貨沒太多選擇；朋友打趣說，這好比本來計劃30歲前成家，對象還沒深入了解，那就拍住拖先，絕不會因為婚後優惠而匆促結婚。

據政府有關部門統計，至去年年底，全港有近百萬輛汽車，電動車佔百分之十六點三（149,000輛），但充電位只有16,435個，可見充電位並不充裕，何況香港公共充電位，絕大多數設在商用停車場內，入場充電，有些要另外收入場泊車費。所以有關部門一直提倡，在各類停車場增設充電位。另兩位親友對電動車無動於衷，他們的用車只是為了上下班及家人代步，省油並非誘因，主要因為停車場的私家泊車位不便安裝充電設備，如果單靠公用充電設備就顯得被動，匆忙時找充電位，總不及找相熟加油站方便。本來加油站兼設充電站是方便電動車的，但直至今今年2月10日，才有第一個油電站在九龍落地，但也只有兩個充電位而已。油站加裝充電技術不成問題，倒是寸金尺土的油站，提供幾十分鐘的泊車充電服務，似乎難以解決。

「一換一」的原意，是在「不增加整體私家車數目下」，減少路面燃油車數量，以達減排目標。現在沒有寬減誘因，新車成本提升，車主換車意慾蒸發，延續使用燃油車，或對電動車取觀望態度，再等待一波時機。推動環保需要配套，更需要時間使之成熟，電動車帶動相關產業和基建，如充電設施、保險、維修及電池回收等。在沒有誘因下，如何加大力度去推動電動車普及呢？

鄭赤琰與梁美芬師徒情深

書聲蘭語 廖書蘭

梁美芬是一位香港家喻戶曉的政治人物，她有着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立法會議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等十多個頭銜。

這樣一位優秀的社會傑出人士，在她功成名就的時候，在她走上台前領獎的當下，始終不忘鄭赤琰教授的栽培。例如，去年梁美芬獲中文大學榮譽院士殊榮，她特別邀請已經退休回到馬來西亞的鄭赤琰教授來香港出席這場榮耀的典禮。

為什麼功成名就的梁美芬，總不忘在人生光輝的時刻，都要邀請鄭教授親身到場，分享她的喜悅與榮耀呢？尤其今日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尊師重道的精神顯得特別珍貴。而鄭教授已屆91歲高齡，亦應梁美芬之邀坐着輪椅從馬來西亞來香港，可見他們師徒情深。

梁美芬在一個傳統家庭長大，小學時代已有一顆為社會服務的心，1972年「618雨災」她會上公屋逐戶拍門，到橫街窄巷看社會底層人士的生活；就讀聖羅羅男女中學時擔任班長，熱心公益，有一次到香港中文大學被校園的美景深深吸引，她想考入中文大學。與那個年代年輕人一樣第一志願讀醫科，但物理成績分數不夠，讀了英文系，選修「各國政府基本理論」，開始與鄭赤琰長達近40年的師生情誼。梁美芬被政治理論課深深吸引，像極連結了她生命的DNA，她問鄭教授，想轉到政治系，鄭教授非常贊成，說她適合讀政治系，並為她推薦信。鄭教授也推薦梁美芬到美國做一年交換生。1984年中文大學兩位女生到美國讀書，一個留

在美國，一個不僱回香港趕赴北京深造。後者就是梁美芬，她認為一年的美國經驗可將國際視野帶回香港並下了決心要讀法律，她深刻知道，法治對國家是多麼地重要。鄭教授再寫推薦信，她獲得美國、法國全額獎學金，也獲得中國人民大學提供獎學金，每個月75元人民幣。當時很多親人及中文大學的教授都反對她到內地修讀法律，「只有一個人贊成，就是鄭赤琰，他說：『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梁美芬聽進去了，欣慰地說：「在國家貧窮的時候，回去學習法律，看着祖國一天一天地強大，是世界的奇跡，我樂意做一名添磚加瓦的人。」

梁美芬的使命感讓她有一股勁勁，這股勁勁燃燒成為她的衝勁。1994年她將人生的第一個物業——大埔宏福苑宏泰閣單位賣出，款項用於出版有上千個中國審判案例的第一套英文版《China Law Reports Series》的翻譯費。獲鄭教授的支持，她組織了一班法律界精英人士以3年的時間完成翻譯中國自宋朝以來的法律及改革開放之後的經典案例。2000年更將這套書上了互聯網，世界各國圖書館皆可用。2002年城市大學的一場政治風波，梁美芬帶著被歧視的同事去找平機會、去信聯合國，這時鄭赤琰在報紙發表文章，支持城市大學這一批被歧視的亞裔學者。2011年香港政治形勢複雜，梁美芬成為反對派針對的目標，當時年近80歲高齡的鄭赤琰走到前線，組織「幫港出聲」。

梁美芬的低谷或高光時刻，都有鄭赤琰在背後的支持與鼓勵，記得鄭師母曾經對她說過：「你們的老師愛護學生勝過愛護家人。」

最神奇的節氣

翠袖乾坤 連盈慧

「驚蟄」不是什麼節日，卻是二十四節氣中，最令我感興趣的一個節氣，因為幼年時聽祖母說過有關「驚蟄」的神話：那天負責擊鼓的雷公，一雷天下響，隨着雨神便立即應聲降雨，這雨便有如甘霖般令宇宙間一切生物動物醒覺起來，登時空中百鳥齊鳴，樹上百花齊放，反應最快的還是野外冬眠餓餓了的蛇蟲鼠蟻，紛紛同時出洞四處覓食。

驚蟄同時又是農家最精神奕奕荷鋤春耕的日子，祖母跟着亦對我們說，睡覺前小心看看枕邊有沒有蚊蟲蟻動，一向喜歡小動物的細妹，還優伶吟着被枕老半天等看蟲蟻。說不完那麼多的自然現象，加起來也真融成一片令人興奮的生機。

都說「驚蟄」之雷是喜雷，富於耕作經驗的老農民說那天行雷，便會預兆全年好景大豐收；可是未到「驚蟄」前已行雷的話，就可能七個星期天陰不雨，不知大家有沒有留意傳統天文的說法，是否一如現代天文台的準確？

響過春雷，顯然表示春天已經到臨。有個書迷朋友說，「明末《喻世》《警世》《醒世》三言小說家馮夢龍，所吟

打油詩中頭一句說「春天不是讀書天」，此時是不是應該也醒來更正一下，因為朋友認為就算天陰不雨，看書也是一樂。

朋友其實也明知馮夢龍原意不過跟懶讀書的人開玩笑，因為那詩往下三句是「夏日炎炎正好眠，等到秋來冬又至，收拾書包好過年。」取笑不讀書的懶人四季都有藉口偷懶罷了。

留意到「驚蟄」那天，多排在公曆的3月5日或6日，碰巧本文今日見報，便不由也帶出了「春耕」一樣的喜悅，好奇多探知一下「驚蟄」來源。據說這節氣漢初之前原叫「啟蟄」，自從漢景帝劉啟開始坐朝之後，民間才避用「啟」字改為「驚」，不然就對景帝不敬。「啟蟄」十分文雅，「驚蟄」真有點拍案驚奇。深查一下資料，漢景帝原來是漢武帝的父親。



●「驚蟄」曾經是「啟蟄」。 作者供圖

訪吳志華館長(下)

欣有靈犀 王欣

今年農曆新年前，我與團隊有幸採訪了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博士。採訪當日，吳志華手上還拿着一隻毛茸茸的「埃及貓」。這隻貓不是普通的玩物，而是香港故宮古埃及展的爆款文創，幾個月賣出8,000隻，一度斷貨被炒賣。

「你看，文化就是這樣走進生活的。」他笑着把貓遞給我們賞玩：「觀眾看完展覽，帶一隻貓回家，每天看見牠，就會想起那些幾千年前的文物。」這就是吳志華心中的博物館——不是高高在上的殿堂，而是能走進日常的朋友。作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他正在為2026年描繪一幅令人振奮的藍圖：9個全新展覽，涵蓋古今中外。「一般博物館一年做不到這麼多展覽，但我們的觀眾期待新東西，期待一次次驚喜。」他說這話時，眼裏有光。

9個展覽中，4個是全新的故宮主題——明清中外交流、紫禁城四時變化、馬文化、清宮工藝設計，還有香港年輕藝術家與傳統文化的對話展。專題展方面，好評如潮的古埃及展將展至8月底，接着是與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合作的珠寶展，與法國吉美博物館、俄羅斯國家藝術館合辦的宗教藝術展。

「你看，我們既講中國故事，也看世界文明。」

自去年11月開設的「古埃及文明大展」，讓香港故宮的熱度達到了一個新高度。談到展覽，吳志華的語氣裏帶有些許欣慰和感慨。這是香港首次與埃及最高文物委員會直接合作，將7個博物館的珍品帶到香港「難度極高」，他說：「一方面要講好埃及故事，還想加入與中華文明的對話，讓觀眾看懂兩個古文明的異同。另一方面，文物從埃及運來，運輸、保險、安裝，每一個環節都有重重挑戰。」

為此，吳志華親自飛往開羅，與埃及官員面對面傾談。「我把香港能做的，向他們一一道來，我們的策展能力、管理能力、財政支持，還有最重要的——我們有一顆誠心。」最終，展覽成功了。

開幕不到3個月，觀眾突破20萬。有人看兩個小時還不過癮，出去吃飯又回來再看。「那種感動，是無價的。」還有一點讓他感到開心的，是那隻「埃及貓」。「我們的團隊自己設計，找了十家工廠打樣，才做出這隻貓。牠不是商品，是文化的延伸。觀眾抱着牠，就像抱着一段歷史。」他頓了頓，說：「這才是我想做的博物館——讓文化觸手可及，讓歷史活在日常。」

碧玉流霞香椿芽

百家廊 余娟

驚蟄的雷聲滾過江南，細雨便裹着草木的私語漫過山野。當柳枝抽出第一縷鵝黃，當桃花綻開第一抹胭脂，沉睡一冬的香椿樹便在春風裏舒展筋骨，將紫褐色的芽苞頂在枝頭，像少女髮間別着的翡翠簪子，在晨露中泛着溫潤的光。

香椿樹是位愛美的姑娘，總把最鮮嫩的春色藏在枝頭。它的芽葉生得極妙——初生時蜷曲如雀舌，展葉後舒展似鳳羽，最嫩的芽尖還裹着層薄薄的紫紗，像是被朝霞染過的碧玉。老北京人管它叫「樹頭菜」，山東鄉親喚它「香椿尖」，江南水鄉則稱其「春芽兒」。這名字裏帶着股子俏皮勁兒，倒把香椿的嬌態全寫出來了。

文人墨客對香椿的偏愛，藏在筆墨紙硯間。清代《花鏡》裏記載：「香椿芽，葉似椿而肥厚，色深紫，味濃香。」汪曾祺在《人間滋味》中寫道：「一箸入口，三春不忘。」最妙是那句「雨前香椿嫩如絲」，道盡了這春芽的金貴——穀雨前的香椿芽，葉瓣肥嫩，纖維最少，掐一枝下來，指尖都沾着清冽的草木香。老食客們總說：「香椿不等人，頭茬賽人參，二茬如草芥。」這話雖誇張，卻道出了時令美食的珍貴。

市井百姓對香椿的喜愛，全在煙火氣裏。清晨的菜市場，竹籃裏堆着沾着晨露的香椿芽，紫紅與翠綠交織，像是打翻了的胭脂盒。主婦們蹲在籃前，指尖輕輕捏起芽尖，湊近鼻尖輕嗅——那股子特有的辛香，混着泥土與陽光的氣息，直往人心裏鑽。買回家去，清水一沖，切碎時刀刃上都沾着紫紅的汁水，像把春天刺進了碗裏。

香椿的吃法，最經典的當屬「香椿炒雞蛋」。金黃的蛋液裹着紫紅的香椿碎，在油鍋裏翻滾時，整個廚房都浸在春日的芬芳裏。老輩人說，這菜要趁熱吃——蛋裹着香椿，在舌尖上炸開，像是把整個春天都嚼進了嘴裏。更有那「香椿拌豆腐」，雪白的豆腐托着紫紅的香椿，淋上幾滴香油，撒把鹽花，清爽得能嘗出露水的味道。

京城人家愛做「香椿魚兒」——將香椿芽裹上麵糊，入油鍋炸至金黃，撈起時形似小魚，咬一口外酥裏嫩，香椿的辛香混着麵食的麥香，在齒間縈繞。江南人則偏愛「香椿餅」，把香椿碎揉進麵團裏，烙出的餅帶着紫紅的斑點，撕開時熱氣裹着香氣撲面而來，就着春茶能吃下整張餅。

香椿的妙處，還在於它不挑搭檔。

與豆腐相伴，它收斂了鋒芒，化作溫柔；與雞蛋同炒，它釋放了野性，添了醇厚；即便與簡單的麵條相伴，撒把香椿碎，淋點醬油醋，也能讓尋常麵食變得生動起來。清代美食家李漁在《閒情偶寄》中寫道：「菜能芬人齒頰者，香椿是也。」這話說得極是——香椿的香，不似花香那般直白，倒像是藏在葉脈裏的詩，要細細品才能讀懂。

如今超市裏四季都有香椿售賣，可老饕們總念叨着「野香椿才夠味」。春分過後，總有人背着竹籃往山裏跑——為的就是那幾枝長在向陽坡上的野香椿。那些吸收了整冬陽光的芽尖，辛香更濃，滋味更足，掐一把回來，整個院子都飄着春天的味道。

碧玉流霞的香椿芽，是春天寫給味覺的情書。它從《詩經》裏「其葉有難」的詠嘆中走來，在文人墨客的筆墨間舒展，最終化作尋常百姓餐桌上的春色。這或許就是美食的真諦——不在於食材的貴賤，而在於那份能喚醒記憶、連接自然的滋味。正如老話所說：「香椿不等人，春光更短暫。」一碟紫紅的香椿芽，盛滿的何嘗不是整個春天的溫柔？

草木間的雅與俗

琴台客聚 伍采果

我愈來愈「宅」，愈來愈喜歡在家侍弄花草。如今已沒有了寬敞的院子，但我仍習慣在清晨或黃昏，在露台小花園鬆土澆水、修剪枝葉，看着嫩芽一點點舒展，花苞慢慢鼓起，心底會湧起一種踏實的歡喜。無聲生長的花草，彷彿懂得我的心事，總會在晨光與暮色裏，安靜地陪着我。

朋友來家小坐，見我忙着照料花草，勸我別總把時間浪費在這些俗事上。我聽了，沒有過多爭辯，也沒有過多解釋。在旁人眼裏，這些花草不過是不起眼的植物，照料它們費時費力，又不能帶來實際的用處，自然是俗事一樁。可在我心裏，種植花草從來不是俗事，而是世間最溫柔、最清雅的修行。面對草木，沒有喧嘩，不用迎合，只是安安靜靜地陪伴一株株生命生長、綻放，這份不慌不忙與自然的相依，便是我心目中最純粹的大雅。

我寫的文章裏，也總少不了花草的影子。文字與花草，像是我生活的兩翼，帶我遠離浮躁，守住本真。與花草相伴，我的心也

漸漸變得柔軟、沉靜，筆下的文字，也總帶着幾分自然的氣息與平和的力量。

而古往今來，那些真正心懷風雅的人，亦都愛與草木相依。陶淵明遠離塵囂，採菊東籬，在田園圍守着一份淡泊從容，把平凡日子過成了詩；屈原佩蘭懷芷，以草木喻高潔，將一腔赤誠寫進《離騷》，讓尋常花草有了風骨、有了靈魂。我羨慕屈原種草食花，仰慕他有草木明志的情懷，也曾因此寫過一篇《草木芬芳話〈離騷〉》，追尋那份穿越千年的清雅，在文字中觸摸香草的氣息，體會古人寄情於草木的心境，也由此慢慢明白，風雅從來不是陽春白雪的姿態，而是一顆願意與自然相融、與自己相處的心。

常與朋友討論何為雅、何為俗。這兩個字在世間被反覆掂量，有人覺得奔走忙碌、追求成就是正經事；有人認為琴棋書畫、高談闊論才算得上雅致。可我總以為，雅與俗，從來不是別人口中的評判，而是一個人是否願意溫柔地對待生活，是否願意安靜地去感知世間的美好。若是在清晨聽見一聲鳥鳴，心裏便泛起歡喜；若是路過一朵花開，便願意停下腳步；若是

風吹過草木，便能聞見清香；若是抬頭看見流雲，也能感受陽光……對美的感知可以讓我們在匆忙歲月中不麻木、不潦草、不冷漠。如此，一顆心才能柔軟明亮，不會在喧囂中變得粗糙；生命才會有生機與力量，不會在日復一日的瑣碎裏漸漸疲憊；生活才會因此更有滋味、有溫度。

我始終相信，與花草相伴、與文字相守，從來不是浪費時光，而是一個人對自己內心最真誠的守護。那些我們用心愛過的花，認真寫下的字，安靜度過的時光，都是我們給自己靈魂的慰藉，是上天賜予我們最珍貴的禮物、是紛繁塵世間最難得的風雅。

我告訴那位朋友，我們的生活不必總是匆匆忙忙，也不必事事都要追求所謂的意義。真正的美和雅，往往藏在每一絲一縷的小事裏、藏在草一草一木的生機裏、藏在一筆一畫的溫柔裏。願我們都能在草木間安心，在溫柔裏前行，不慌張，讓愛在時光裏緩慢生長，讓美隨之自然生機發芽，哪怕世界再匆忙，我們依舊可以守着一園花草、一紙文字，活成自己最喜歡、最自在、最心安的模樣。